兩朝平攘錄

兩朝平攘録卷之四

會稽　諸葛元聲　輯
　　　商　濬　校

日本上

日本。故倭奴國也。通鑑前編以為吳亡。子孫入海為倭。故倭、自云吳泰伯後。墨談以倭國有徐福祠。謂為福後。故中國呼倭為徐倭。皆非也。蓋仁山據國語寘人違王于甬句東。數言而推之。非實有所本。徐福云者。諸書皆以福居檀夷二州。號秦國。但屬之倭耳。光

武時始通中國。歷漢唐宋元。貢獻不一。冠亦不一。開皇永徽開遣。人求佛經。學伕法。開元雍熙開遣。人來從儒受經。路由廣東。由明越者。始于唐德宗時。咸亨中惡倭名。始更號。日本。其國在拘邪韓國之東。與朱厓儋耳相近。或南或東。大小百餘國。小者百里大不踰五百里總之極大者。三十六州。州州各有主。以州統郡。然皆屬於日本。其地分五畿七道。東西長。南北短。西南至海。東北隔大山。北日拘邪韓七千里日對海又南千餘里日瀚海又東南陸五百里日尹都即閩東也西即與閩浙相望其人虎狡無信。性貪譎。輕生好殺。人佩一

原缺

用實銅鑄成以利錐研成孔。極光潤。不用米柄緊繫於臂實藥加丸。隨發隨至。且無聲人不及避倭。竹弓長八尺。以足踏其弰。立而發矢矢。以海蘆為幹。以鐵為鏃鏃。濶二寸為燕尾。重二三兩。近身乃發無。不中者。中則人亦倒戰。士身無甲。冬夏一花布衫。下短袴輕捷如飛頭。領間御鎖子甲。尤精堅。稍長一丈八尺餘。製亦工緻。大舟櫓三十六枝。又次二十枝。近亦有閩人教造鬬舟矣其。國之西南有鬼國出利鐵而人好鬬。倭入寇多募其人。有白番鬼。黑番鬼。即古崑崙

奴。面深黑。善鬬忘死。倭之取勝。大率以此爲詭詐。凡行師倭中。野島人先之。中國遼遠又次之。凡任兵處卒關四壁。令前後相望。以謹禍患。其國主以王爲姓。歷世不易。號曰天正王。不與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每元旦國相率大臣一謁天王他時不相接其受國事。掌兵馬。皆國相與關白主之。其巨族平原橘藤。更替竊據爲雄長。專國政。天王子娶于其族。關白子又娶諸大臣家。其刑法無笞杖。犯罪不論輕重。即時殺之。賦三分之一。無他徭。工役皆募關白倭之大頭領即漢大將軍意國相即此是也

其沿華漢以前稱尊。後改稱皇。初居日向築紫宮。後徙山城。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小十二等。遞來天父天皇。傳永祿天皇。嘉靖三十九年。彼國號天正元年。所屬五畿七道。六十六州三嶋。共統五百八十九郡。郡守曰地都。

五畿 即京洛五州統五十三郡

山城　太和　河內　和泉　攝津

東海道 即關東十四州統二百十六郡伊勢州設大將軍鎮守

伊賀　伊勢　志摩　尾張　三河　遠江

駿河　伊豆　甲斐音袁　相摩　武藏　安房

上總　下總　常陸

東山道八州統一百一十一郡陸奧設大將軍鎮守

近江　美濃　信濃　飛彈　上野　下野

山羽　陸奧出金

北陸道七州統三十郡近月氏若佐設大將軍鎮守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越中　越後　佐渡

山陰道九州統五十二郡出雲設大將軍鎮守

丹波出水銀　丹後出丹土　但馬出銀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佐渡

山陽道八州統六十九郡在京畿正南周防設大將軍鎮守

播磨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南海道六州統四十八郡在海南阿波設大將軍鎮守

伊紀　炎路　阿波出銅　讃岐　伊豫　土佐

西海道九州統九十三郡乃浙海埠豐後設大將軍鎮守

筑前　筑後　豐前　豐後　肥前　肥後

日向　大隅　薩摩沿海黑沙煎出錫又出[illegible]

三島統郡六　伊岐島即一岐　對馬島　多藝島與高麗近每相往來
山城州爲畿內重地。東有月野寺。極高乃日升處　西有高野
山寺。二山如龍虎拱鎮國畿。又有日春大寺。高二十
丈銅佛一尊。高十六丈。七道周圍山城。各設大將一
員。鎮守京畿。居中惟西海道近淛江山少。止養久山
居海中。方圓二百餘里。竹木叢茂。多柔寒。又出多羅
木有地都守之。各道犯死罪矜免者。發彼官賣拘留
截木獻板。非銀贖身。老死不可離也。
其強盜証明即命戮。無牢獄鞭撻。竊盜計贓倍酬。不

數者沒妻拏。犯死未獲。逃入寺則罷擒。若遂削髮終身不究。畏佛法。過國法也。射箭負重以奉神。名曰賽愿。鬪銃鬪弓以贏錢。名曰賭博。賭博開場者斬首。家私沒官。對賭者斬右手。不然重罰。僧道宿娼還俗。姦良家婦女。獲之即戮。

在京文武品官以坐席分大小。一品官九層。二品八層。最下一層。官行用轎馬。前列長大勇卒一員披髮手執偃月刀引導。官住不行。卒皆蹲踞。官行衆起。部民皆蹲踞。整點人馬。吹海螺為令。無鼓進金退之則

婚姻亦用媒。名乃隔達知。聘用茶食布疋猪羊。娶時拉婿過門。與女全行以轎馬。貧令從者背負婦。先跨火入門。見公姑無拜跪。止合掌鞠躬。禮畢通宵歡飲。女無粧奩。止有從嫁。娶曰擔客木草。嫁曰木哥獨里。其產育男女。初必客請一友。認為義父。年十五以上。親父厚禮（甚至一二百金）送子歸義父家。斷髮甩頭義父。倍禮。并子送歸。由此。兩為至戚。若生女。其義父糕髮禮亦如之。官家子姓。皆以銹鐵水浸梧子末染牙。與民間以黑白分貴賤。女子不分良賤。染牙始嫁

初喪不飲酒食肉。服衰白。置一龕令亡人合掌坐於内。外紙糊縫。上書大乘妙法蓮華經七字。又白布盤繞。親友詣龕而吊。殯舉孝子自擡龕。止一子壻甥代之。令一義男為從殯至墳所。先設竹城置龕其中。客換草屨入祭。僧唱經畢。孝子各執長竿火焚龕并竹城等。三日三夜。以為至孝。將灰骨和泥送寺。從殯者令在寺燒香。永不歸。貧無力焚。即於竹城内埋之。挈家澡滌色衣而歸。以取吉利。通國無桌。小卓止供讀書寫字。奉客飯大木碗尖盛。食將半又添其尖以為

敬官長宴將殘必令女使奉酒始為至敬宮室不用瓦板盖加油灰𢿍又盖之板高疊為故家墻壁皆木板為心外粉泥灰貧結草苫為壁地鋪白沙以為潔麗雖皇宮上不盖瓦下不砌磚本國泥土不膠無磚瓦匠也國無欽天監　大明曆日從大隅豊前後薩摩州得之琉球以資選擇

其嗜好華物

絲依本国樣織中國絹紵但充裡衣而已常價二兩五錢一斤皆船不通價倍之綿乏時百斤綿價二百兩

綿紬染彼花樣布錦繡裁用之紅線綴盔甲束腰腰為刀帶畫帶乏時每斤七十兩

水銀 鍍銅器用價十倍中國　針 一針七分　鐵鍊 俗極重茶客酒後緊茶吸已用此鍊壺

磁器 喜菊花葵花稜番爐亦尚小竹節一　古文錢 倭不自鑄用單錢惟不用永樂開元二種

古名畫 最喜小者然非落款圖書不用　名字 亦小　古書 重書禮忽易詩春秋四書惡孟

藥材 諸味有惟無川号常價百斤六七十兩　氈毯 王用青官府紅　粉 女人搽面

其貢物

馬　盔　鎧　劍　鎗　腰刀　水晶數珠 五畿出青紅白三色

琥珀　硫黃 大隅州海山出三分百斤　蘇木　牛皮　貼金扇

灑金文臺　描金粉匣　塗金粧彩屏風　灑金手箱

抹金提銅銚　灑金木銚角盥　灑金廚子

其倭刀

非獨用剛。生鐵火鑄。煉成復毀。朝煉暮煆。濕泥。如此百二十日工成。刀可吹毛削鐵。冨倭不惜工慣制之。延高師學法會者所操不過下等。戰必器運刀者在前衝擊可畏然有限也中國不知望敵畏長避擒獲倭刀亦莫非高下豈知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每人一長刀曰佩刀。其刀上又揷小刀。便雜用。又一刺刀。長尺餘。名解手刀。此三者隨身必用。其大而長柄者。乃攜導所用。可以殺人。謂之先導。其以皮條綴鞘佩於肩。或執於手。乃隨從所用謂之大制。又有小裁紙設機

刀。出長門。號兼常者最嘉。

刀品上等者曰上庫刀山城盛時盡取日本各島名匠封鎖庫中不限歲月竭其工巧為之其號寧久吉貞後世代相傳以此為上品次。鎣、曰備前刀以有血漕為巧刀上或鎣龍或劍或入梵大菩薩以為觀美尤造精柄上兜鍪名記號鎣劍亦然其鳥銃

原出西番波羅多伽兒國。佛來釋古者。傳於豐州造鳥銃一門價二十餘兩。用之奇中、別州無此妙。制火藥亦得真傳。用梧桐燒炭為領。次取焰硝滚水煮過三次。硫黃擇明淨者和勻。每銃用藥二錢。多彈

遠中。四季各有加減之方。一銃摠按三彈。橫直俱發。皆秘法也。皮匠以鹿皮染彩爲甲。字書專用草。國有三津。皆商船所聚通海之江也。西海道有坊津（薩摩州所屬）花旭塔津（筑前州所屬）洞津（伊勢州所屬）三津。惟坊津爲總路。客船往返必由。花旭塔津爲中津。地方廣濶。人烟湊集。中國海商無不聚此。地有松林。方長十里（名十里 有百里）松土名法哥煞機。乃廂先也。有一街名大唐街。唐人留彼相傳。今盡爲倭也。洞津爲末津。地方又遠。與山城相近。貨物或備或缺。惟中津無不有

貿易用銀金銅錢憑經紀名曰乃隔依理。錢鑄天順永樂洪武（標自琉球高麗等之）銀一两換三百三十三文。零用三文抵一分。揔錢千稱一貫。每米一石常價一两。中國斛可五石。絹段有花素。花者三四两。素二两。大紅七八两。

其入貢中國。俱分派正三道。額定造船。南海道應貢。土佐州造船。至秋子搗開洋。山陽道應貢周防州造船。花旭塔開洋。西海道應貢豐後州造船。五島開洋。五島又為三島之總喉。西行至中華。北行至高麗。五

島至普陀隔海四千里如得東北順風五日夜可至風逆卸却篷帆任其蕩行如不壞船縱風逆不過半月可到中國貢舟每泊台州定海請驗勘合收兵財庫移至寧波佳賓堂給贍候 朝命留伴一半守船一半入京燕賞之物與守船者均之貢船回經收長門因抽分司官在焉故也

其入寇各省

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

島分䑸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貓洋入金塘岐門犯象山奉化昌國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南而犯臨觀過漁山兩頭洞三姑山入澉浦犯紹興臨山過霍山洋五嶼烈表平石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徐公入鱉子門豬小潭省城也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過馬蹟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寮角嘴淡狼福山而金[illegible]常若在大洋而風數東南則犯淮揚犯登萊過淡州洋

鹽沙入鹽城內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東北風方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南來非倭所利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倭亦不利於行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倭得而主之其舵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存焉倭不得而主之也

我

太祖既登極。洪武四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呂淵。奉使宣諭日本。泛海至析水崖。日本閉關不納。秩以書諭之。乃延入。詔旨責其不臣。王曰。吾亦慕中國。惟蒙古以夷狄蒞中土。而小視我。俾使臣趙姓者。訹我以好言。實覘乃國淺深。既而統水軍數百艘突至吾國。自是不與通好。已數十年。今新天子踐祚。尊使亦姓趙。豈蒙古使後人乎。遂命左右脅以刃。秩不為動。徐示中國威德。聖天子華人。非蒙古比。又曉以利害。王始氣阻。下堂延秩。禮意有加。乃遣

使嗜哩麻。隨秩奉表乞降。 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
貸之。五年 上以倭為腹心之患。又選天寧寺僧祖
闡尾雖寺僧無逸往彼說法。導之歸化。留二年而歸
及後因胡惟庸通倭為不軌。故大誥內禁絕其貢。令
東南沿海州縣。歷遣將出海巡倭。然其國王嗣立。未
嘗不請命也。永樂初年曾封源道義為日本王。賜之
玉帶金印。又勅命其國中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而
給以 御製碑文。及永樂十七年倭有二十餘艘犯
遼東金州衛。為鎮守都督劉江設伏於金線島之望

海堝下。二千餘人皆擒斬之。無一得脫。故遼東至今無倭警。宣弘後隨貢隨掠。而寧波俱有市舶。嘉靖初設制使監督之。未幾或惡其權重。請罷制使。而海艦夷商肆然無忌。嘉靖十九年。當道慮為邊患。捕下海者寘重典。而俠商汪直等不敢歸。始勾倭入犯。海上騷然。兵連七省。總制尚書張經。巡撫李天寵。皆以失律坐誅。繼之胡宗憲經營十年。費餉數百萬。始寧。先是宗憲奏遣生員蔣洲陳可願往。諭日本禁戢部夷。且持直妻子書。往招直云。來則釋前罪。更寬海禁。許

市。直喜，傳諭各島，乃裝巨舟，遣夷目善妙等，隨直來市。宗憲既誘執直，五島倭衆多不得生還，遂怨中國。此時日本各據一島，尚未合一也。（已上入犯皆州島附庸中國遺逃民黨，非若今之圖大推遑也。）日本稱王者，自原氏歷橘氏、平氏，以至秦氏。（恐即泰氏也。）其姓不一。隆慶初，平清盛秉政，父子兄弟據要路，競為溪壑，道路側目。原賴朝以兵衛佐寓伊豆州，遂與其黨起兵，據關東，以誅清盛為名。因秉勝席捲，盡逐平氏。平氏仍據築前等九州，與原各分其地，連年相攻殺。時國王姓秦，而平信長為關白。信

長雄爲能御下。而秀吉爲之義子。秀吉幼微賤。不知父所出。其母爲人婢得娠生。欲棄之。有異徵不果棄。及長勇力蹻捷。不事生業。初以販魚醉卧樹下。信長出獵。吉驚起衝突。欲殺之。後以吉舌辯留之養馬。名木下人。秀吉善上高樹。人呼爲假精。信長每携之出兵。無不勝者。因大寵愛。賜之田土。改名森吉。凡助信長計奪二十餘州。信長恃功大勢盛。遂弑國王自簒立。秀吉以信長簒成實。已輕。多怨望。信長知之。恐其叛已。因加獎田地。令爲攝津鎮守大將。有參謀阿奇

丈肯得罪信長。命吉統兵掩殺之。已而信長又為部將明智所弑。秀吉方攻阿奇支聞變。遂與部將行長等。桑勝舉義兵誅明智。此萬曆十四年事也。信長雖死。有三子皆長成。秀吉皆廢之而自立。信長大子名御茶銑。以罪遁居遠島。惟留其第三子在國任事。秀吉既篡位。乃以關白與其養子孫七郎。名見吉秀吉先無子養為己子及二十一年七月十一生一子即逐孫七郎出守關東後二十四年又聽讒以謀反誅而以弟美濃為大將。未久弟亦死不為立後盡收其家財於是益治兵眾。征服諸州。至萬曆十七年兼幷六十六州。皆為臣僕矣。

秀吉法令冣嚴。綁釘殺戮。無所不用。兵行有進無退。即遇湯火。不許回盻。回頭者子壻亦斬。故所向無敵。始征關東。用馬十二疋。載金在上。前倣一紙人。捧金一錠。令曰。用心攻殺。賞以馬上之金。又多以金行間。以殺立威。關東王原家康。即原原朝賴之孫也。被兵時。其頭目得秀吉金。皆不顧戰。勸王服從薩摩一州先。以金買其頭目。及老王義久信服。止有一女。即取為質。知其四弟能戰。即毒殺之。知其三弟欲反。逐命老王取其首級。其二弟名武庫。命往朝鮮。即將田地丈

量起稅。以京倭攝之。至於肥前肥後。又中國安藝王皆有大功。俱奪其城邑。有不服者。計割耳。二十四馬載田。誅戮殆盡。又大國名尚島者亦降之。所奪各州。必質其子弟。皆威計所逼。非心服也。然秀吉多智畧。剛果有斷。能脅以恩威。又善用人。故能混一諸島。惟性婬嗜殺。見京都富民妻媚。奪而為妾。聞豐後王之妻甚美。命載入京都。其妻守義不至。即命其王往朝鮮。以他故殺之。有一婢入寺遲回。疑其有奸。將和尚人衆五十三人。盡行鄰釘在市。有張網者。悞羅其鷹。

將張網及左右看者。二十四人俱殺。初時丈量田地有守園人說。此羊亂是山。我自力新開為園。遂惱其大膽出語。將母妻弟婦盡行吊死。既吞各島。遂盟後心。將天王二十九年。改為文祿元年。天正王幼子即位。欺其孤弱。視若贅疣。公卿有勢力者。逼為已用。徒之孤立無助。至丙戌年改山城為大閣。（日本國王舊居山城邪馬）臺。而于大界護屋島（昔為荒蕪吉姑開闢）等處。蓋築城池四座。名聚快樂院。每城周圍三四里。大石高聳三四重河。濶二十餘丈。內造宮殿。大樓閣有九層。粧黃金。下隔

暱房百餘間。選民間美麗子女。拘留於內。每夜常東西遊卧。令人不知。以防陰害。國城外又設立二關。東名相板關。西名赤門關。二關各有船數千艘。歳二月悉赴千丈溪點齊選兵。自十八歳至五十而止。善機詐者。老亦用之。秀吉恃已富强。侵掠　朝貢各夷。如琉球。呂宋。南蠻。佛郎機。暹羅。皆逼令奉貢。往日本生理。且其慘酷暴虐。殺害諸州。奪其都邑。質其子女。恐各島生變。又已之子方在乳抱。故疑忌者。盡羨從征。如薩摩州君義弘。（即老王義父弟也）孫七郎子與哥。（孫七郎以謀反）

同隨從七十二人俱發死皆往朝鮮是也。萬曆十七年三月。関白差和尚到琉球說令奉朔獻地。又餽送本國長史鄭迥百金。迥原籍福建長樂縣在欽賜三十六姓之內迥曾至京師遊南雍國學歷官王長史時國王尚永新逝世子尚寧監國。人人疑懼迥以倭情多變詐勸世子力辭不受金差一和尚往報関白閒琉璃佛國未敢動。乃厚賂和尚善說世子時関白併吞列國惟関東未下。萬曆十八年正月初八集衆將令率兵十萬征東旦曰。吾欲渡海侵唐遂命肥前守造船。又令列國築城於肥前一岐對馬三處以為渡

唐館驛。又召舊將注五峯黨問之。答曰。大唐執五峯時。五等三百餘人。冉南京刼掠橫下福建。過一年全軍而歸。唐畏日本如虎。欲取如反掌。閑白喜曰。以吾之智。行吾之兵。如以水崩沙。利刃破竹。何國不下。吾帝大唐矣。惟恐水兵嚴密。日本只長中国水兵不能勿履唐地乃命對馬太守。扮作商人。至高麗覩地形。太守回報麗國退兵二十里以候日本兵。其國不服者多。只一縣與對馬相近者來之。意即釜山然。欲攻之可唾手而得也。後朝鮮奏中国云本年六月對馬島守宗義調遣伊男最智來到清口稱有邊急及訪刷還人口又

云宗義調稱病不主務巳為平義智所代宗平異丸却昌認父子想義智係秀吉姓親集国奪島助逆故詐稱義調遣行恐動之謀二月復差和尚往朝鮮稱關白利害朝鮮驚惧即令大頭目十人投降關白安揷為質五月高麗貢驢至日本關白亦以囑琉球之言囑之賜金四百兩此朝鮮貢關白之始七月關東壕境壞佛狼機貢倭大明國天地圖各一幅犬一對馬一對緞香寶五萬餘金十一月關白弟死十二月關白孫占豊後王妻為妾時關白破關東後入寇意已决適有大國名尚島者其子受關金遂殺父來降關白自為天投令

州廣造兵船聲言三月入寇大明入北京者令朝鮮為嚮導入福廣浙直者令唐人為嚮導又差人脇琉球勿貢大明致漏事機時有福建同安船商陳申寓琉球因與鄭迵商議乘本國進貢請封之便備將閑白情由奏報陳申搭船回面稟廵撫趙參魯以聞此萬曆十九年四月也又江右人許儀後在薩摩州行醫亦令同鄉朱均旺備錄閑白奸謀奔告福建軍門張奏報朝廷下兵部移咨朝鮮王朝鮮上深辯嚮導之誣亦不直陳冦息故朝廷不以為事惟責

沿海申嚴戍守而已。至九月初七日。關白文書行到薩摩。整兵二萬。大將六員。到高麗取齊。侵唐。并起各鎮兵共五十餘萬。限來年壬辰春起程。自已三月初一開船。而薩摩君尊我大明。關白少知之。令薩摩君之弟武庫領兵。薩摩相幸侃亦素敬大明。意欲抽兵寄迯呂宋淡水等處。旁觀成敗。機露事不諧。干與武庫同行。十一月十八日。文書遍行列國。各辦三年之粮。先征高麗。盡移日本之民於麗地耕種。以為蔽唐之基。若淂大唐一縣。是吾日本之名淂矣。唐之天下。

在吾袖內也。又令列國兵至高麗岸，則破釜焚舟，不許掠人取財。日取高麗，暮夜築城。凡倭攻城，隨近隨築土寨，逼圍之，故於暮夜令人不知；近則掘城通地道也。不許少停一刻，拾取一芥。臨陣不許一人回頭。遇山則山，遇水則水，遇穽則落陷穽。不許開口停足。進前死者留其後，退後者不論王侯將軍，斬首族滅。十二月又下令西海道九國為先鋒，即薩摩、肥前等州，其人極善戰。南海道六國、山陽道八國應之，聲國而行。父子兄弟不許一人留家。於是數國人皆生疑變曰：此舉非征大唐，乃襲我等之後，滅吾族耳。各寄

讒欲及又舊年七月喪子並無弟兄又豊後有奪妻之怨故不親行及壬辰正月止分遣八將入寇朝鮮八道豊臣輝元慶尚道豊臣景隆全羅道豊臣家政忠清道豊臣勝隆及元親遣京畿道鎮護城中者豊臣秀家也豊臣吉成江原道豊臣家治黃海道豊臣清正永安道行長義智平安道分泒後又内選三酋爲大帥三酋者命攝津州前司小西地名秘書少監豊臣姓行長名傍將對馬州前司宗地名拾遺侍中豊臣義智爲先鋒統領倭兵十萬入犯朝鮮恐三酋不勝

後遣加藤主計頭平清正。統兵同行。自二月渡海從釜山而入朝鮮。朝鮮古箕子封國。

武王始封箕子。施八條之約。邑無淫盜。柔謹成風。秦屬遼東外徼。漢皆郡縣。五鳳元年。有蘇伐公者。得大卵於蘿林。有嬰兒剖卵而出。長有聖德。六村異之。立為西於。（方言呂也）時閼英氏又神龍見於井。右脅生女。亦有聖德。人呼二聖。與高句麗百濟鼎據而至。三韓至唐高宗時。新羅取二氏而盡有其地。傳五十五世。降於高麗王建（後梁貞明六年）王氏三十二

世王顓無道。國相李仁人弒之。立禑立昌。辛氏非王氏皆廢。國人訪立定國君王瑤。未一年。門下侍郎李成桂廢瑤自立。時洪武二十五年也。始改國號朝鮮。國王姓李。奉　朝貢甚謹。

其國北隣女真。西北至鴨綠江。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至京師三千五百里。在遼東之東南。三面濵海。東獨請唐下視寸丈正與日本遙對。止隔一海。而釜山者。朝鮮之海口也。日本薩摩州與浙江相對馬島與朝鮮相對馬島至釜山約五百里風順一日可到對馬島至一岐島大百里一岐島至護屋島九百餘里護屋島即關白擁大兵處颶順四五日可至寧波大

七日至天津八日至登萊但登萊等處海多石磯不便行舟耳釜山麗民。向與倭往來互市無間。有住家通婚姻者。謂之倭戶。又曰麗倭。朝鮮國王李昖。在位日久。政務廢弛。邪臣栁承寵李德馨等。諛佞逢合。忠直見疎。且國中久不被兵。民不習戰。聞倭兵猝入。君臣東手。百姓逃奔山谷。守土者望風迎降。以故二箇不兩月。破朝鮮三道。朝鮮凡八道。

京畿道即漢陽城居中　江原道　咸鏡道二道俱在北

平安道　黃海道即平壤二道在東　忠清道

慶尚道在海東南　　全羅道在海西南

時平安黃海忠靖已破慶尚全羅危在旦夕國王北奔義州去鴨綠不遠二酋遂入王京王子國母盡爲所執李昖正妃無出妾金氏生二子太子臨海君珒次子光海君琿倭平聚于平壤意欲席捲高麗入犯中朝朝鮮國王絡繹奏報舉朝驚諤謂倭犯朝鮮窺中國此二百年来所未見者計當援之莫知所出七月遼東巡按李時孳遼陽守道荊州俊奉

命遣遼將祖承訓同史遊擊選卒三千人渡鴨綠援

朝鮮時二將所統皆遼東馬君不請地利亦不知攻
倭之法又天時淫雨山水暴流馬陷久歸爛一登坡
嶺足爪盡裂倭又以逸待勞七月十五至平壤安定
館營未定是夜賊至我兵遂亂倭衆多戴鬼頭獅面
者馬見之驚退陷淖中不得起士皆卸甲下馬墜崖
溺穽入爛田中倭劍逼及之史遊擊沒于陣承訓僅
以身免三千人回者數十人而已報至舉朝震驚京
師戒嚴大司馬石星議寧夏未平復有事遼左殆罷
于奔命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越江而戰非完策也於

是遣沈惟敬宣喻倭營惟敬輙唱封貢議要倭退兵平行長止許退出平壤以大同江為界亦以天寒故佯許以援我師實無退志惟敬報命

朝廷度其詐于是一意用兵拜少司馬宋應昌以都御史經略朝鮮應昌為人方面紫髯目光烱烱如巖下電沉毅慷慨有英雄器畧先是廵撫山東即存心邊務題海防事宜五事不報又題海防要畧大意謂倭奴情形已著而春汛不可不豫為之防因進選將練兵積粟三策仍督造軍器火藥分撥沿海官兵晝

策設防一時錯謬以為過計及是時中外洶洶部題懸賞有能恢復朝鮮者賞銀萬兩封伯爵世襲無應命者衆始嘆服曰宋公料敵何神也于是始

廷推

特簡經畧征倭于壬辰九月二十六日出都門奏以李如松為督提兵曹郎劉黃裳袁黃為贊畫移檄四鎮修墩堡益戍兵督造軍火器械分布海口又度地勢篤瀾要衝尚多之人遏儆何能策應奏添協守副總兵二員遊擊二員守備四員近募南北兵一萬五

千守備各領兵一千五百一住南塘一住豐潤黑洋河一住陳家庄一住小河南口遊擊各領三千一住海洋一住寶坻北塘而守備爲副將統兵三千住常家庄而遊擊守備爲居中調度相機應援而薊鎮總兵節制之天津亦改設協守副總兵即領浙兵三千統轄河大等營例如薊鎮各控要地而保鎮總兵節制之再設遊擊一員守備四員副總兵一員添募北兵一萬南兵二千以守備二員加南兵二千爲遊擊吳惟忠管轄駐樂亭以控其北以北兵五千守

備二員屬添設遊擊管轄駐札塘口以扼其南副總兵則駐梁城以節制之所餘北兵五千給與寺馬俱屬統領策應遠邇聯絡碁布星羅延袤三千里屹然有干城之固矣時提督尚留寧夏而調兵禦者僅三萬五千應昌以副將楊元將中軍李如栢將左軍張世爵將右軍其參遊諸將分隸標下統率出關紀律嚴明軍容整肅總督郝某觴應昌於郊外退謂贊畫劉黃裳曰才大而不疎真經略也然何石司馬惑於沈惟敬邪說復使從倭營議封惟敬奉部咨詢

見經畧于遼陽應昌謂之曰倭求封貢葢宜早辭向闕何敢破朝鮮以要我我奉　命討倭惟知有戰耳汝往見倭必求封貢若宜盡還朝鮮一國全軍退釜山聽命具表稱臣我當為請今議止退平壤是以計緩我師也有戰而已汝善保首領無草草惟敵唯唯而去應昌計倭自破朝鮮張甚不一大創之無施而可於是率衆出關由廣寧抵遼陽而朝鮮王促我進兵使者絡繹于道應昌謂其使者曰我師如風雨朝濟江而夕破賊必矣顧師行糧從江以西則我給

餉江以東則爾給餉餉必繼五萬人必支三月國王許諾是時提督大將軍李如松尚未至有違議者以衆寡不敵為憂莫進兵必敗以搖君心應昌毅然不為動乃出秘造火箭明火毒火集將士于原試之靡不辨驗曰以此禦敵何慮不勝軍心乃安十二月初八日提督李如松始至進謁經畧經畧曰倭恃衆且悍渺我國中非敵無以示威非大將軍無以克敵今芻糧已充將士已集而火藥器械俱備且神惟大將軍乘西勝餘威一殲賊之提督避席起曰如松世受

國恩況承鴻庥敢不惟命會惟敬至自倭營執議如初應昌怒叱曰賊亡無日何敢以謾詞欺我喝令綑打一百將逐誅之提督贊畫以惟敬在司馬所遣殺之恐以不和敗事力爲之請乃命殺爲提督袍于野中擇十六日誓師渡江頒示軍律三十二條一軍肅然會

欽賞銀十萬兩適至歡聲徹天應昌宣

上德意益切感奮至期禡牙于庭揖提督奉觴再拜曰破倭復國責在大將軍矣次觴三副將曰勉樹鴻伐以報

主恩又進諸將立曰前有封賞後

有軍律者各勉圖under是皆叩謝辭去二十二日後軍
始發遼陽癸巳正月初八日大軍薄平壤倭將平行
長擁衆十萬設伏以待師前軍遇戰斬倭十五級生
擒三人次日兵集城下倭守牡丹臺為犄角穿小孔
銃從孔中出如虎負嵎莫敢仰攖提督乃塹拮授圖
其西南北三門外布鉄蒺藜數重啗設虎蹲等砲而
列兵守之放毒火神火諸箭入城毒烟蔽空倭衆昏
眩仆喔我兵各含解藥蟻附而上倭強戰敗奔斬首
一千六百四十七級薰殺死者十倍之朝鮮國王報

捷瓠謂火焰燭天纔聞十里又詡平壤之捷快絶前聞蓋紀實也十八日復遣李如栢率兵追躡倭衆及於開城奮擊復斬首一百七十八級時咸鏡遠在一隅尚未下應昌料平壤既破則其勢孤固可先聲奪也行次江沿遣馮仲纓以利害說之清正情怖心搖不能自決會開城失守遂棄咸鏡以遁而黃州中和鳳山等處倭將悉望風奔潰並趨保王京李如松以屢勝輕敵往相地形僅以家丁三千自隨倭率精悍十萬圍之碧蹄如松鼓衆力戰一以當百自午至申

殺傷相半正屬危急而揚元楊元，當作李如松。援兵踵至內外夾攻斬首一千六十七級自是群倭咋舌咬指無敢與天朝兵相抗矣顧王京天險隋唐不能得志薰之露而日久將士卧起水中病者十五遂頓兵王京城下相持者數月先是有爲十不勝之說者謂衆寡强弱既殊而主客勞逸逈別宜從封議庶可以收左次之功不然勝則中樞有遼異之嫌敗則禍且不測此蓋迎合風旨也應昌曰吾知爲國何暇身圖且淝水赤壁豈在多寡言者慚乃以其說送樞府而沈惟敬復

于右司馬處呶呶不已遂將陳璘之兵調守薊鎮李承勛之兵調守山東而沈茂之兵遣還浙江某始錯愕曰　欽定之兵何可亂動豈欲徒手平賊乎抑前　旨不足遵耶知愛者密以意聞乃撫膺嘆曰今而後始知處功名之難也於是進不堪策疲卒退無從望救援晝夜焦勞莫知所出而龍山倉者在王京城北朝鮮二百年租賦之所入盡積于此行長率衆就食爲應昌乃密遣查大受李如梅戚金等率死士夜往焚之倭絕食張惶平秀嘉等亟召行長入問

計行長曰　天朝兵銳不可當不早講解竊恐王
京亦不可恃平秀嘉頗不然之而部下平壤敗卒往
往私議一軍譁張俱有叛志於是平秀嘉始懼遣使
納款豎降旗漢陽江上頓駐釜山以待　上命應
昌計兵勢既徹而事機復左孰若假此退賊可不復
血刃乃具揭以聞尋奉　旨倭如恭順赦不窮追
四月十三日遣使宣諭倭營倭將卒皆羅拜聽命退
出王京應昌乃遣重兵躡之毋令駐足然倭亦燒浮
橋沉渡艦以去全羅慶尚二道者宿星嶺南原等處

斬首三十五級倭相顧驚曰天兵所至分守抑何神也于是悉衆宵遁歸釜山送還王子幷宮眷陪從百餘名口應昌念朝鮮為中國吃緊屏藩朝鮮安則中國四鎮可恃無恐檄副將劉綖督兵一萬六千防守全慶要害又選麗兵精壯者數萬令綖教習訓練使彼兵漸熟我兵漸歸移王子光海君出鎮重地設險隘謹斥堠為禦外之策用賢能均徭役為安內之政方苦心興舉聞會尚書石星一力議封移文撤防應昌回咨謂官可罷防兵必不可撤堅持不允因上慎

留撤酌經權一疏大意謂
臣之議留守經也本兵之議封貢權也守經方可
行權無經則無權矣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為
至要守朝宣之全慶則尤要也守全慶是謂執簡
御煩扼吭拊背或與封貢倭必知吾有備無隙反
益堅其恭順之心用力既少成功又多完策也不
守全慶是謂就夷舍險棄易從難縱使與封貢倭
必知吾無備有隙遠以動其窺伺之念用力既大
為患不小無策也況我兵不撤因敵待敵之歸而

彼倭不歸寧不稍我之撤乎畏威而遁乘撤而來
是又不可不為之慮者　臣　與諸將士能逐倭於朝
鮮彊域之中不能逐倭於釜山海島之外能逐倭
使之今日帖然遠遁不能使倭之他日不必再來
能藉
聖主神威逐二十萬新來之倭奴不能連釜山等處
逐百餘年舊日之倭戶能使朝鮮今日之彊土已
失而復存不能使異日疲極之朝鮮再失而再復
臣　之留兵防守假封羈縻正欲俟倭奴之動靜修

設之完備方可次第為之非謂今日之兵可得而遽撤也且東夷心狡志狂烏可認封貢為全真而乃拘執以應之乎議封議守經權襍施經能立于常勝之地權又行乎羈縻之術如是而後謀出萬全禦倭完計若以救朝鮮為是謂守全慶為非策退內地而省糧饟封貢以撤兵非臣所知也

疏上本兵不悅無何遂罷経畧而以顧養謙代任謙襟度磊落多識畧有文武才欲備兵大舉殲倭而未得惟敎一面詰和議事適指揮胡澤寄抄送行長手

書。見有和親字疑之。以問徐謝兩生。惟敬初邪謀欺做漢唐事以外女作公主妻閣白兩生諱之云。是夷語息爭。即和親也。經略痛戒。入朝勿言二字。未幾顧經略以疏上。與朝議不合。亦謝病去。而繼之者。侍郎孫鑛也。鑛文臣持重。嘗以此時亦不信惟敬言。復遣人以其言語問行長。行長無異辭。乃具揭到兵部。石星因行長聽命。復令惟敬偕小西飛等入朝。如松師歸。正遇惟敬携重賄。蟒衣三十件玉帶七條及花布四十檯。往送行長。如松笑謂曰。倭方畏寒。令給以此。所謂齎寇兵而實盜也。蓋惟敬再入

倭營。不止貨物。盡去書籍。有大明一統志。大明官制。武經七書。悉以遺之。及回私受倭旗五面。千總徐華得其一送提督搜盡得之。即欲誅惟敬。以司馬委用乃告經畧。經畧詰其受旗故。惟敬以游言自解釋之。十一月初三。倭見小西飛信不回。淸正復發兵搶安康。此時三將所統苗兵二千在慶州未撤。聞之往救。被倭誘入險地。伏起殺我兵三百餘人。故復屯慶州不敢發。十五日孫經畧差人伴送夷使入　朝。十二月初七抵京。石司馬禮待甚優。如安等過　關不下

亦不校。館遇如王公。十一日請鴻臚寺習禮。十四朝見畢。會同多官。赴東闕面譯給筆札。責令親書三事。一釜山倭衆准封後。一人不敢留住朝鮮。又不留對馬遠回國。一封外不許別求貢市。一修好朝鮮。共爲屬國。不得復肆侵犯。小西飛當時一一親書聽從。按此三事即宜徐謝渡海時面决之關白不當問于倭將之奴也本兵誤國事已見于此十七日司禮監太監張誠傳奉

聖諭。朕覽卿等所開條款。譯審倭使之言。及倭使回稱之詞。猶未詳確。遠夷請封。必須盡得其情。平秀

吉為何以兵侵掠朝鮮。及至戰敗。尚拒釜山不退。今又差使上表乞封。豈可輕率。不細加詳審誠偽。着該部詳議封名。先遣二官。一諭彼行長。不許留住釜山。倭夷盡數退還本國。一人不許留住。巢穴房屋。盡行燒燬。一諭朝鮮待彼倭夷盡數退回。奏來。卿等可與內閣。將小西飛還在左闕。會同文武及科道等官。令通曉夷語通事。當面研加詰問。譯審情偽訂盟。永無他變未說。

太扎

皇言。真明見萬里矣。倭情真偽。初不難知。試問其初
動兵。果求封乎。果侵掠乎。則行長與惟敬書可證
也。既退釜山又乞封。果力屈乎。果非力屈乎。則晋
州安康之警可證也。又問其許封之後。倭果盡退
乎。不退乎。則釜山之倭皆在也。胡舉朝思不及此
遂以如安奴口搪塞。致悞軍國。惜哉。
是月二十日。石星復會集內閣大學士趙志皐等。定
國公徐文璧等。吏部尚書孫丕揚等。及科道官俱集
左闕將小西飛請封始末情由。備細研審。逐一發答

一問朝鮮是天朝恭順屬國。爾關白上年何故侵犯

小西飛 答曰日本求封。曾教朝鮮代請。朝鮮隱情。騙了三年。又騙日本人來殺。因此舉兵。

一問朝鮮告急。天兵救援。只合歸順。如何抗拒。有平壤開城碧蹄之戰。 答曰。日本兵住平壤要求封納款天朝。並無敢犯之意。二十年七月十五夜。見兵馬殺平壤。無奈接應。及八月二十九。行長與沈遊擊相會。約退讓平壤。不期天朝不信。去年正月初六日進兵攻城。傷殺行長兵甚衆。碧蹄亦是天

兵追殺死傷。日本兵亦多退王京。

一問後來因何退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　荅曰。一則聽沈遊擊往封言語。又說天兵七十萬已到國此星夜退兵。送還王子陪臣。併將七道送還天朝。

一問既退還王京。送國王子陪臣以求封。如何又犯晉州。　荅曰。晉州原係朝鮮人去日本。相遇清正吉長兵馬殺了。因此相殺。後見天兵。即便還去。

一問爾原是聲言求貢。本部因爾復犯晉州。情形反

覆。故許封不許貢。既許爾封。即當歸國待命。如何又運粮蓋房。又屯釜山不去。　答曰。已前原封貢並求。因　天朝不肯。關白行長未信。只是求封好了。又運糧蓋房。俱各守候　天使。並無他求。　天使一差。後盡皆焼燬。

一問原約三事。盡從方封。爾當傳行長等。即令倭户盡去。房屋盡燬。不復犯朝鮮。不別求貢市。爾能保關白行長盡從否。　答曰。行長有禀帖土孫總督云。一一聽命。不敢有違。此係大事。秀吉有命行長

行長有命。小的方敢如此對答。定無反覆

一問爾等雖一時遵約。至於日久。能保永無他変否。爾當對此訂盟立誓。方與請封。小西飛誓云。天朝問的言語。小西飛彈守藤原。如俺荅的說話。如有一字虛謊。關白秀吉行長小西飛等。俱各不得善終。子孫不得昌盛。蒼天在上。鑒之鑒之。

一問爾前云朝鮮既為請封。豈肯復犯。但秀吉受知信長。尚且篡奪。朝鮮一時代奏。彼豈不復再犯。

一荅曰。信長者篡國王不好。因為部将明智被殺。見

令關白豊臣秀吉時為攝津守。率行長諸將與義
兵。誅明智。歸併六十六州。若無秀吉平定諸州。日
本百姓。至今不安

一問平秀吉既平了六十六島。便可自王。如何又来
求封。　答曰。秀吉因見殺國王為明智。又見朝鮮
有天朝封號。人心安服。故特来請封。

一問爾國既稱天皇。又稱國王。不知天皇即是國王
否。　答曰。天皇即國王。已為信長所殺。

一問爾既如此。當奏請許爾封。爾當寫書。差倭去報

平行長速歸。令關白熱倫册使船隻館舍。及一應
恭候禮儀一一有不虔。封仍不許。 答曰。守候已久
件件不敢輕易。有違 天朝之命。沈遊擊到釜山
兵馬即過海回家。行長守候天使。按已上皆司馬問小西飛荅語本部事事裝飾豈不能預教如安為此恭順語乎
當日兵部將此倭使。面同多官。親書應對情辭。俱封
奏 朝廷。
皇上方准信。卒定封王之議。命工鑄日本國王金印
一顆。幷冠冕法服。約費數萬金。 詔遣臨淮侯李言

恭。長子李宗城爲正使。都指揮楊方亨爲副使。齎奉
命印章。封秀吉爲日本國王。其誥命曰。
聖神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　帝命溥將。暨海
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　皇祖。誕育多方。龜紐龍章
遠錫扶桑之域。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永樂年事嗣以
海波之揚。偶致風占之隔。當茲盛際。宜纘彝章。咨爾
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
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關。懇求內附。情既堅於恭順。恩
可靳於柔懷。茲特封爾爲日本國王。錫之誥命。於戲

寵賚之函。錫冠裳於海表。用行齊服國藩衛於 天

朝。爾其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束。感 皇恩之已渥

無替款誠。祇服綸言。永遵聲教。欽哉。 萬曆二十三

年正月二十一日。 又頒日本國王詔諭一道。至二

十三日復頒敕諭一道。其文曰。

皇帝敕諭日本國王平秀吉。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

豈獨又安中華。將使薄海內外。日月照臨之地。罔不

樂生而後心始慊也。爾日本平秀吉。比稱兵于朝鮮。

夫朝鮮我 天朝二百年恪守職貢之國也。告急於

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之。殺伐用張。原非朕意。廼爾將豐臣行長。遣使藤原如安來。具陳稱兵之由。本為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朝鮮隔絕聲教。不肯為通。輒爾觸冒。以煩天兵。既悔禍矣。今退還朝鮮王京。送回朝鮮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經略諸臣。前後為爾轉奏。而爾衆復犯朝鮮之晉州。情屬反覆。朕遣報罷。爾着朝鮮國王李昖。為爾代請。又奏登山倭衆。經年拱聽。專候封使。具見恭誠。朕故特取藤原如安來京。令文武群臣會集闕庭。譯審始末。

并許原約三事。自今釜山倭衆。盡數退回。不敢留住一人。既封之後。不敢別求貢市。以啟事端。不敢再犯朝鮮。以失鄰好。披露情實。果爾恭誠。朕是以推心不疑。嘉與為善。因敕原差遊擊沈惟敬。前去釜山宣諭爾衆。盡數歸國。特遣後軍都督府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城為正使。五軍營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方亨為副使。持節齎誥。封爾平秀吉為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陪臣以下。亦各量授官職用溥恩賚。仍詔告爾國人。俾奉爾號令。毋得違越。世

居爾土。世統爾民。盖自我

成祖文皇帝錫封爾國。迄今再封。可謂曠世之盛典矣。自封以後。爾其恪奉三約。永肩一心。以忠誠報天朝。以信義睦諸國。附近夷衆務加禁戢。毋令生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父事徵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爾之所以仰體朕意。而上答天心者也。至於貢獻。固爾恭誠。但我邊海將吏。惟知戰守。風濤出沒。玉石難分。效順既堅。朕豈責報。一切免行。俾爾後葉遵守朕命。勿得有違。天鑒孔嚴。王章有赫。欽哉故

諭二月初三日又須二使勅諭及沈惟敬勅諭各一道。皆申勅三事。各要遵行。冊使前駐三浪江。必釜山營撤。一倭不留。有朝鮮王奏到。然後渡海往封。司馬循恐未妥。復委兵備副使楊鎬往。勘的實回報。行事。沈惟敬以倭前所遺金。已不敢受。請留作倭使市買之直。中國貴貨。惟其所欲。時京師朝覲官畢集。觀宗城出使。封倭道路。竦然奪目。獨惟敬心有不然。蓋惟敬初為司馬建此議。希已為冊使。及不與大失望宗城紈袴子。不禮惟敬。惟敬亦輕宗城。且惟敬許倭

七事。知非一封可了。前議三約。決要一倭不留。令楊鎬勘實。朝鮮奏報。方許往封。此皆奉有欽依。及二使住釜山營將一年。倭營不撤。惟焚小營。併歸大營而已。楊鎬足蹟不到朝鮮國王。亦無一字奏報。自夏徂冬。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司馬日促二使渡海。不曰風潮不順。則曰宮殿未成。不曰禮節未備。則曰不可不加慎重。於是人言藉藉。危疑叵測。司馬憂之。復差大同守備都司常鶴。單騎往釜山探聽。鶴回備陳倭情变幻難測。封事不可徑行。星不然之。復遣家人張竹

王胡子。于四月渡海見倭。倭亦遣通事麥國安來。書啟信封事決成。至十二月十一日。惟敬及私令探使委官吳邦彥等。將遼東寬奠官馬。及京營選鋒馬二百七十七疋。皆送下船。裝去日本南戈崖喂養。云係從人騎用。實以日本無好馬。驅獻關白也。以故言者益甚。謂二使必被劫留。二使惶惑。宗城日夜涕泣思歸。惟敬覘知之。乃密令宗城舊識謝隆。揚言封事敗泣動宗城。宗城果大恐。寅夜與僕謀。置印信詔勅。易服出營。從徑道逃回。隨行員役。皆不知之。次日方章

揭報。經畧以聞。時二十四年二月事也。惜我宗城無識也既得拜封事不妥消息又萌見一倭不去胡不以其違詔旨背初議者抗疏馳上止其事然後徐興師問罪豈不毅然大丈夫手胡扇泣而逮也想其從行無一有識人遂失此机宗城既逃。惟敬快意。方亨愈不自安。見惟敬而泣。沈大言曰。人臣當國難。正宜努力捐軀。徒泣何爲。方亨訴以母老子幼。難自決。惟敬曰。爾誠欲歸。亦無難事。楊知惟敬寄於倭。因懇之。惟敬笑曰。審欲好歸。謹記兩語。事一依我行之。方亨問何語。沈曰。丈吾中國。奉承日本而已。方亨信諾。遂悉聽主分。將宗城遺下錢粮銀兩。及酒器金

帛。皆侵怍承收執。又揭報司馬。極言倭情無変。反斥宗城。力薦惟敬能任諜。司馬乃韵疏請。以楊方亨攝正使。沈惟敬充神機三營添註遊擊。擬副使以封倭。宗城來行時衆議羈縶惟敬慮其反覆蔽罪擠傷國體司馬奏曰今日不遣惟敬異日不交臣當有辞啟也衆欲之隨行 朝廷特賜勅諭亦為此而果如衆言辛晤逐宗城而據其職惟敬既拜命猶不即行。益肆貪求。司馬皆曲意從之。為遣項汝英領銀二萬兩。隨冊使東行支銷。又與劄付三張。約銀五百兩。畀冊使賞人。又月給惟敬家小。供贍銀十五兩。又撥巡軍。夜為惟敬看守私宅。司馬夫人。時遣饋

惟敬妻飲食不絕。星此時亦恐惟敬責己。先差遊擊陳雲鴻。陳女送司馬為妾故白身頓齊三品至釜山宣諭倭衆。六月間更遣張竹王鞘子。馳驛至釜山採視。不意三人皆黨惟敬。並為揑報。安妥雲鴻。愿以全家性命可保萬全。故星一意任之。冊使臨渡。釜營尚有無數倭。惟敬乃曰。降倭若干。已令朝鮮擇地安插。星亦附奏云。營柵盡焚。尚有餘倭防護柵佼。以此語蒙昧 朝廷。丙申年六月十五日。惟敬隨從四百餘人渡海封倭。倭將行長清正等。亦先後撤兵同回日本國。時閏八月十

八月。冊使方至日本沙浦郎。朝鮮素知倭人乞款。原無實心。本不欲遣人。為惟敵逼從。只得差金羅道觀察使黄慎。同將官朴弘長。随二使同往。二十九日冊使向五沙浦。日本人民聞　天朝封關白。俱翕然震動。沿路焚香頂迎。蹤送飲食。一馬倭在馱馬前慢搖。倭將梓而數之曰。　天朝來封我日本。爾不躲閃。反行搖擺耶。即立殺之。及抵國門。其陛下亦無不肅敬。而關白先遣平調信來言。主怒朝鮮王子不來謝。二使不許同冊使相見。九月初二日倭將夜押縲繹元

等。引冊使入見。方亨在前。惟敬捧金印立階下良久。忽殿上黃幄開。一老叟戎扶。挾二青衣從内出。即關白也。侍衛呼吋。人皆竦慄。惟敬先匍伏。方亨只得隨之。老叟大有責讓語。待西行長曰。以天朝送禮人宜優待之。姑出北館。楊元見關白畢，狀有不想言者；隨行讀勅官徐志歷歸，對人言之，該知小人不當要用也。次日賫冊使惟敬方漢言。撤兵通好。關白即怒曰。天朝遣使封我。我姑忍之。朝鮮決不許和。天使來。不須久留。明日可上船。我當再調兵馬。前往朝鮮厮殺。初四日方亨等即還沙渦郎。關白深[illegible]

朝鮮。欲兵其使得僧觧方止。又與清正等商議動兵日期。惟敬與方亨商議。我等萬里遠来。不得一的信回去。有何面目。且勅書三事。皆行長再三講定。還免行長。去申前約。關白怒罵沈惟敬。不曾圖遂日本所求。但為朝鮮謀事。我不再見。迫請回去。行長以此言来告。二人聞之。心內怏怏。住沙浦郎数日。至初八日。方亨只得約黃愼等收拾同回。且云。到中國時。 天使可明白奏 上。不然恐誤大事。關白遣人贈二使。禮亦優厚。皆行長調停其間。初九日發。平調信私告

黃慎昨日清正向關白說。我今再往朝鮮。舉竿可定。當令朝鮮遣王子來謝。若不肯。當虜這兩個王子。因此關白着清正等四將先發過海。期明年二月大兵隨後調進。黃慎以告二使。惟敬猶未信。及使船回至郎古耶。（日本地方）泊舟候風。訪之島人。則云連日政長在豐前州。清正在肥後州。各召募兵衆。將渡海矣。衆聞無不失色。獨惟敬自若曰。有我在。定無害也。須臾忽倭將正成賫關白書來。衆謂是謝恩表文。及詢審乃責朝鮮一檄。內列朝鮮三罪。詞甚倨。大約言前年朝

鮮使來。雖委悉下情。中不達　皇朝。無禮多多。其罪一。既依沈都指揮。寬宥二王子。幷夫妻以下。不先致謝禮。乃隨　天朝過海之役。歷數月。其罪二。　大明日本之和交。依朝鮮之反間。經歷數年。其罪三。書至朝鮮不敢隱匿。謄寫進呈。幷乞蔡兵隄防。十二月十七日芳亨等至釜山。匆匆商議回京復　命。不敢覊延。念五日離釜山。行至陝川。有朝鮮京畿道都體察使李元翼。先已會黃朴二使。備知關白情由。不肯休兵。此日請見冊使于海邦寺。問日本情由。方亨一一

偕白元翼欲趂釜營勢寡急攻破之惟敬曰虛固當秉動亦宜慎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兵家所以謀萬全者稱良將也倭兵此時尚未渡海一擊釜倭傾其巢穴然後以重兵守其上所謂先發制人元翼計未為失也柰何惟敬阻之又失此機元翼因其言未敢舉兵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冊使方入關亦各厚載而回惟敬恐朝中疑之乃將屈厚真情隱下假捏秀吉十分恭順頂冠披袍叩首謝恩等語惟敬先在日本時即捐所携金托行長替買猩猩毡四條天鵝絨及大小倭金器皿亦照當初小酒飛買中國諸貨之例計槓三

十餘擡牌上明開日本國王豐臣秀吉相贈什物。先解赴兵部施行。及抵京。即以諸物作關白貢獻進朝廷。群臣無不哂詆。謂猩猩氈天鵝絨出自南番。皆中國人販賣與日本者。何云方物。又以正成所贈惟敬泥金圍屏。亦充其數。明是欺罔。 朝廷不以為罪。勑令內府交收。貽笑于人。惟石司馬尚信為真。問之方亨。方亨向受惟敬節制。一味朦朧。不復明言。然謝表竟不至。三月後惟敬再往釜山。方差官具進。又無年月。徐黃門斷其假揑無疑。日本自惟敬行後。即遣

清正統領部將豊茂守等。騎船二百餘艘。於正月十三日。順風一日渡海。十四日到朝鮮。入竹島舊壘。與原留倭衆合勢。仍在機張任劉。隨攻梁山。逐太守出城。追留住民居之。十五日行長等兵船。自釜山外洋進入豆毛等浦不絶。于岸上樹四色旗。高叫朝鮮人民。勿懷疑訝。還來安揷也。念二日倭船直入西生浦。周覧下營形勢。仍示牌文一紙云。日本國加藤主計頭清正。受大閤殿下之命。令再航海。至於此道。便遣使者于朝鮮京城面報之間。慶尚左道之民。更勿疑

此書。莫恐怖而退散、茲先遣我臣金大夫、以令告報也。慶長二年丁酉正月日平清正書牌。自此倭兵絡繹渡海不絕。各營粮餉、陸續搬運。二月初一行長將釜山原住柵房採木修築。內建廒高樓外掘三層濠。周圍木柵。為據久之計。朝鮮士民。初以和、好事成。逃亡漸復。一聞倭兵復至。曉夜驚惶。皆荷擔而俟。且數年來。自王京至釜山一帶。殘破已久、全羅地方。初脫兵燹。城垣頹敗。未暇修舉、倭兵猝至、舉國危懼。國王先將宮眷移住海州、軍民各將家口。奔從遠境、留屯漢

兵禁之亦不聽閣臣栩承寵托言搜山城粮草束裝奔尚州將官權慄等各避極東地境皆不戰而逃報入中國朝鮮告急之文無日不至聲言倭兵百萬分作十三運將向　天朝關白擬出住浪古耶躬行調度徐給事亦言倭兵船日增兵粮日積未見大舉似有陰俟秀吉親行之意山海關主事張時顯料關白此時實難歇手彼三十六島之觀望全係於此即目下不得志終當傾國而來時舉朝紛紛歸罪司馬司馬責惟敬惟敬猶然說謊謂倭兵此來不過責朝鮮

禮節。今尊聽　天朝處分。非有他也。兵科徐成楚析
之曰。世有興師十數萬。浮海數千里。爭一禮節。奈一
王子陪臣者哉。因請速乘其未定。或用間擣虛。或遣
人暗燬其積聚。或說客離其心腹。總督孫鑛。巡撫李
化龍輩。皆老成謀國。當冊使甫還朝鮮。一有實報。即
勸司馬。預為隄備。而星漫不為意。且聽惟敬游詞云
喚平調信至宜寧。明切與言。朝鮮王子。斷無往理。陪
臣一節。當委曲圖之。先使正成親報関白。說明回報
二月十八日。石星無奈。亦疏請削去宮保職銜。親自

帶同贊畫司官一二員。將領數人。仍假便宜。前往朝鮮。諭令兩國會盟。退兵完事。如終無濟。即揮大兵前進。仍治臣以付託不效之罪。與其殛身刑獄。孰若須命疆場。蓋星已奉旨聽勘也。趙相公勸其親往以息羣議。又引先朝本兵王瓊經畧哈密。楊博經畧薊遼宣大為證。而　上不肯許。時連歲用兵。國計頻絀。令議出兵。非四五萬人不可。朝鮮亦乞先調南兵三四千星火進駐要害。以為聲援。奈何封事一起。已將東征士馬。盡撤回籍。劉綎兵已還四川。其天津登萊戍

守南兵。俱各議罷。平壤南兵撤回時以王賞不給。初攻平壤時約先登者給銀萬兩南兵果先登鼓譟于石門寨。總兵王保與南兵有小忿。遂以激變聳惑軍門。千三百名。保盡誘殺之。人心洶憤惋。故召募鮮有應者。舉朝無策可施。咸欲請誅石星。以彰國典。後至戊戌年夏卒殞于獄

按星以直諫顯名。致位樞府。即和議一事。本心無非為國。第大臣貴虛心集善。根本不欺。星乃偏聽執己。希望成功。專涉欺罔。遂亦不顧封事之敗。舉國知之。舉國言之。星皆目為異己。新進浮躁。而排

序之。一惟敵言是聽。甚至直隷總兵朱文達。殲倭崇明。星授意當事者曰。琉球佛郎機人非倭也。山東楊文。偵探唬船遇倭於海邊。至朝鮮界上。血戰得功。朝鮮王且為代奏。未久楊文劾罷矣。温處參將高可學。標下哨官陳寇。斬倭六十級。星不為叙功。且云琉球屬夷。何可妄殺。未幾可學被論。諸此類惟恐阻礙封事。故委曲掩飾以陷于罪。此皆偏執所致。迨其終也。欲身請入倭營料虎鬚。愚亦甚矣哉。

此時倭兵二十餘萬。分五路入朝鮮。如東萊機張西生浦。豆毛浦。安骨。竹島。梁山。蔚山。加德。皆為賊占據。而熊川金海。昌原咸安。晋州固城。泗川昆陽。賊皆橫行蹂躪。差役人。一步不敢前進。倭又亟于佔地。不亟于掠財。亟于據要。不亟于殺人。志不在小。目中已無朝鮮。設此際我兵未集。乘其銳氣。鼓行而西。席捲全慶。朝鮮旦夕休矣。賊得朝鮮為窟穴。則遼陽震動。而登萊浙直。無不危急。乃幸天祚

中朝。高麗國祚未盡。倭雖兵聚。糧餉不敷。未敢深入。

蓋倭以海舟運糧，風水不便。先年朝鮮有積蓄，破一邉，因糧于一道，克一城，就食于一城，故敢輕兵而入。五六年来，城邑空虚，土地荒蕪。初時王師所經，簞食壺漿以迎者，今則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兼之禦寇者為冦，人烟寂滅，一望蕭然矣。雖有宜田之土，無人耕種。慶尚右地與全羅地最肥饒，宜五穀；平安道肅州、安州，黄海道鳳山、黄州沿海，並有可耕田土，亦闊。

豆蒜一斤

粟米食物至貴，人不聊生。鷄四兩一對，豕肉一錢二分一斤，牛肉七八分一斤。倭皆目擊，即有隨糧，常恐不繼。所以數月之間，人心無不危懼，而彼反從容，如鷙鳥匿形。朝鮮人殺其

撫採不動。殺其船兵不動。不日請兵関白。則曰責禮
新鮮。至三月初行長清正兵糧戰器船方到。蓋倭諸
六十六州。實比中國一大省。分餘賊不多。関白一時
調衆將渡海。只得將各島居民。加水火重刑。徵輸徭
足兩月。所以陳雲鴻對遊將密說。清正只待糧運可
支一年。即分兵畧地。有進無退矣。行長見糧運不繼。
與竹島倭將商議。必待七八月穀熟。方利衝征。以此
言通報関白。所以朝鮮與中國。幸得預為隄備。